

宗教经验种种

〔美〕威廉·詹姆士 著



创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宗教经验种种

——人性的研究

〔美〕威廉·詹姆士 著

尚新建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宗教经验种种/(美)詹姆士(James, W.)著;
尚新建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
ISBN 978-7-100-10173-8

I. ①宗… II. ①詹…②尚… III. ①宗教学
IV. ①B9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77004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宗教经验种种

人性的研究

〔美〕威廉·詹姆士 著

尚新建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0173-8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8 1/4

定价:58.00 元

William James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A Study in Human Nature

The Modern Library / Random House, Inc., U. S. A., 1929

本书根据美国现代文库 / 兰登书屋出版公司 1929 年版译出

中译者导言

威廉·詹姆士的《宗教经验种种》(下文简称《种种》)的确是一部伟大的作品。

美国著名的宗教哲学家约翰·斯密在 20 世纪 80 年代写道：

本世纪有关宗教题材的著作，就最初轰动和持续影响而言，没有哪一部能与威廉·詹姆士的《宗教经验种种》相媲美。不过，詹姆士的成功倒不是因为宗教思想领域后继无人，缺乏旗鼓相当的力作。例如，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的《自然与人的命运》以及蒂利希(Paul Tillich)的《存在的勇气》，都曾给人们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然而，这些著作的范围和影响比较有限。相反，詹姆士的《宗教经验种种》则关涉一个全球论题——东西方宗教经验的多维层面——他的生动实例加上他的精彩描述，激发了国内外好几代读者的兴趣和想象力。八十年后的今天，《宗教经验种种》仍然是一部值得重视的著作。正如许多作者指出的，无论我们如何评价宗教或詹姆士对所引实例的解释，他所描述的各种经验展示了基本的事实，需要我们思考。^①

如果说，斯密的赞美还局限于宗教思想领域，那么艾迪则试图

① John E. Smith, "Introduction", in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xi.

将詹姆士对宗教经验的探讨与一般的哲学方法联系起来,从更广阔的领域给以肯定。艾迪说:“威廉·詹姆士是在经验的意义上尝试宗教经验现象学的第一人。”而且“到目前为止,他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几乎后无来者”。^① 艾迪的意思是说,从现象学发展的历史看,胡塞尔一生对宗教现象不感兴趣。他的后继者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等人,除了梅洛庞蒂偶尔从现象学的观点讨论一些相关问题,其他人根本没有涉足宗教经验。至于宗教哲学领域以略乌(Van Der Leeuw)、爱利雅德(Mircea Eliade)、瓦赫(Joachim Wach)以及奥托(Rudolph Otto)等人为代表的所谓“宗教现象学”,其思想传统沿袭狄尔泰,并非胡塞尔。这个学派的主要工作是运用解释学方法理解宗教典仪、宗教象征、宗教制度等等,建立若干相对普遍的人类学或社会学形态或类型,以解释历史上的宗教。因而与其称之为“现象学”,倒不如叫“形态学”(morphology)或“类型学”(typology)更贴切。胡塞尔意义上的宗教现象学,确切地说,应该是宗教经验现象学,主要关注宗教经验的内容与活动,揭示它们的本质结构及关系。^② 迄今为止,真正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只有詹姆士,而且他是独立进行这项工作的,其重要成果就是他的《种种》。当詹姆士运用新的哲学方法(即胡塞尔意义上的现象学方法,尽管那是詹姆士自己创立的)研究宗教现象时,便对宗教的本质有了全新的理解。

蓝伯斯在其新著《威廉·詹姆士与经验的形而上学》中试图重

① James M. Edie, *William James and Phenomenology*,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52.

② Ibid, pp. 49—51.

新评价《种种》。他认为《种种》一书的确是詹姆士最著名的著作，甚至是美国宗教论著中最杰出的著作。然而，恐怕也正是由于这种宗教主题，致使它成为詹姆士作品中让人误解最多的一部著作。人们往往从宗教心理学和宗教思想的角度理解这部著作，却忽略了围绕这些宗教经验的哲学问题。^① 按照蓝伯斯的看法，《种种》一书尽管讨论宗教经验，但其背后隐含着詹姆士的整个哲学体系，即经验的形而上学。《种种》的成功之处恰恰在其深厚的哲学背景，因而应该从詹姆士的彻底经验主义出发加以理解。

不难看出，对詹姆士的《种种》，人们交口称赞，但并非众口一辞。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1）《种种》是一部杰作，因而为众人称道；（2）《种种》并非像有人认为是的那样，通俗易懂，如同一部理论小说，供茶余饭后观赏。诚然，书中确引录大量宗教体验的个案或实例，真实生动，引人入胜，但它们同时也那么扑朔迷离，神秘莫测，给人以无限遐想的空间，让不同人得到不同的理解和收获。因而，尽管都感觉其“伟大”，却得出不同的结论并给予不同的评价。或许，《种种》之所以伟大，也是由于她的复杂和神秘。理查德·尼布尔看到这种复杂性，他说，读者将发现，“《种种》的二十讲和后记设计了一次复杂的冒险，将各种不同的思想线索编织在一起，构成一张风格独特、魅力无穷的壁毯，而原来的设计方案始终没有完成”。^②

① David C. Lamberth, *William James and the Metaphysics of Exper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97—98.

② Richard R. Niebuhr, “Willim James on Religious Experience”,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William James*, edited by Ruth Anna Putn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214—5.

正是由于《种种》伟大而复杂,我们有必要就其结构和内容向中译本读者做一简单介绍,帮助读者理解原著。这是本篇导言的目的。

一、《种种》一书的形成

詹姆士的《种种》是在吉福德讲演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

1897年初,几乎同一时间,詹姆士分别收到爱丁堡大学和阿伯丁大学的邀请,请他主持吉福德讲座,讲授自然宗教。出于各种考虑,詹姆士拒绝阿伯丁,接受了爱丁堡。其中的一个重要理由是:阿伯丁的演讲定在1898—1899年和1899—1900年,比爱丁堡早1—2年(爱丁堡最初的时间安排是1899—1900年和1900—1901年),詹姆士感觉准备时间过于仓促。主持吉福德讲座在詹姆士眼里是一种荣耀,因此,他力求完美无瑕。他在给弟弟亨利的信中说:“我必须竭尽全力,这个题目基本在我学校授课的范围之外,我需要一个较长的空闲时间进行研究。”^①

事实上,宗教问题对詹姆士来说并不陌生,除了他家庭的宗教背景外,他本人亦经历过宗教与科学的生死搏斗,致使他一生的学术生涯都渗透着深刻的宗教关怀。^② 只不过长期的教学和心理学

① 转引自哈佛大学版《种种》编者文章:“The Text of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in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521.

② 参见拙著:《美国世俗化的宗教与威廉·詹姆士的彻底经验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研究,使他无暇整理自己的宗教思想。1882年他父亲去世,使他萌发这一心愿。用培里的话说,《种种》是詹姆士尽孝道的结果。^①老亨利去世不久,詹姆士在给妻子的信里写道:“今后你有一个新的功能,或者,与其说是新功能,倒不如说是老功能重新理智化:你必须承担责任,让我更多地理解一点儿父亲意义上的宗教对人的心灵生活和命运具有什么价值和意义。按照父亲的说法,这并非必不可少的一件事。但对其他人来说,它是必不可少的。我的朋友完全忽略了它。我作为他的儿子(如果没有别的理由的话),必须帮助它在他们心目中占据应有的位置。因为这个缘故,我必须学会正确地解释它,你必须帮助我。”^②吉福德讲座是一次绝好的机会。

为了准备吉福德讲座,詹姆士投入大量精力:写信给友人,搜集宗教经验方面的传记材料,讨论宗教问题,阅读相关资料。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他得到包括斯塔伯克教授在内的许多人的支持,有幸接触到许多有关宗教经验方面的珍贵资料。在此基础上,他逐渐形成第一个讲演的初步计划。他在1898年10月19日兴奋地对妻子说:“我对第一个吉福德讲演已经有了好的想法;因此我认为,计划现在开始明晰起来。”^③

然而,准备工作并非想象的那么顺利。由于教学和其他工作干扰,研究时断时续,有时甚至根本无暇顾及。他时常抱怨说:“这

① Ralph B. Perry, *The Thought and Character of William James*, II,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35, p. 323.

② Ibid.

③ 转引自哈佛大学版《种种》编者文章:“The Text of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in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524.

些日子,阅读几乎毫无进展,干扰太多,浪费了时间。”“一个月来,我没有机会读一行有关吉福德讲座的资料。现在看来,我必须整个夏天泡在剑桥,弄出我的第一门课程来。”^①1899年5月,情况发生了变化,詹姆士因心脏病需要出国疗养。他坚持利用这个机会积极备课,但进展缓慢。实际上在这段时间里,他的阅读和写作几乎都是在床上进行的,一天只能工作两三个小时,而且,他的健康状况全无改善。或许是因祸得福,爱丁堡方面考虑到詹姆士的健康,将其演讲时间推迟一年。这为詹姆士赢得一些时间备课,当然,他同时也要与病魔作斗争(有一个时期詹姆士病情严重,他曾向爱丁堡提出辞呈,但爱丁堡方面不准,并允许他的演讲可无限期推迟)。

1900年9月,詹姆士给爱丁堡的朋友塞斯写信,通报自己的身体状况以及准备演讲的进展情况。他在信中称第一门课程基本成形,前四讲已经完稿,其他六讲资料齐备,腹稿成熟,可随时喷涌而出。他随信寄去课程的大纲:^②

1. 宗教是“神经病”吗?
2. 宗教是“残存物”吗?
3. 看不见之物的实在
4. 一次生,健全心态的态度
5. 病态心灵

① 转引自哈佛大学版《种种》编者文章:“The Text of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in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524, 535。

② 同上书, pp. 534—535。

6. 异样人格, 二次生与救赎
7. 新生、皈依, 等等
8. 圣洁、苦行, 等等
9. 神秘主义与信仰
10. 结果

如果将这份提纲与《种种》的目录对照一下, 就会发现二者极其相似, 后者不过是前者的扩充。事实的确如此, 詹姆士在《种种》的序言里已经明确指出, 他原来构想的吉福德讲演有两门课, 两个讲题, 第一个讲题是描述性的, 题为“人的宗教欲望”, 第二个讲题是形而上学的, 题为“以哲学满足这些欲望”。然而当他下笔时, “一旦涉及心理学问题, 内容出乎意料地多; 因此, 第二个讲题就完全搁置了。现在, 这二十讲都是描写人们的宗教性格”。^① 应该指出的是, 尽管詹姆士最终没能写出第二个讲题, 但是他对这一讲题情有独钟。他曾写信给友人介绍他的两门课程, 称“第一门课是对‘各种宗教经验’的客观研究, 第二门课是我的夙愿和遗嘱, 阐述最符合一般宗教需求的哲学”。^② 后来人们在詹姆士的一个笔记本里发现第二门课的大纲, 写作日期不详。笔记本记有“宗教经验种种”和“宗教哲学的任务”两大标题, 后一标题下的内容如下:^③

① James,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and Company, 1907, Preface.

② James to Miss Frances R. Morse, Dec. 23, 1899, in *Letters of William James*, vol II, p. 112.

③ 转引自哈佛大学版《种种》附录 IV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493)。

1. 统一的神化
2. 从实用的角度考虑它的各种意义
3. 邻接的个案, 毗邻及其作为终极关系的辩解
4. 消解于亲密的投射
5. 认知关系
6. 驳倒布拉德雷
7. 驳倒罗伊斯
8. 解释实用主义
9. 取代—结局
10. 进化

这里已经进入詹姆士经验主义的形而上学和实用主义哲学, 完全是抽象理论。按照詹姆士的构想, 两门课程一个侧重素材, 一个侧重理论; 一个描写, 一个论辩, 交相辉映, 彼此补充, 珠联璧合, 从不同角度全面地向听众介绍他的宗教观。遗憾的是, 由于健康原因, 此计划最终未能实现。好在每门课程相对独立, 各自的内容和逻辑均完整无缺, 自圆其说。在友人的建议下, 他扩充第一讲题, 放弃第二讲题。

詹姆士的吉福德讲座终于在 1901 年 5 月 16 日开讲。初次讲演取得圆满成功, 无论出席人数还是听众的兴趣, 都出人意料。他在给弟弟亨利的信里描述了这一天讲演的情景:

天气晴朗, 听众有两三百人, 挤满了屋子——似乎比预料的多。在办公室与六七位教授和主持人缪尔会面, 我们穿

上礼袍,随一个执权标的领队者,穿过院子走进讲演厅。据爱丽丝^①和 H 讲,一时间,学生们(约占听众的 1/3)吹口哨、唱歌、跺脚。缪尔向听众介绍我,结结巴巴,趑趄趑趄。我站起来,开始宣读我的材料。听众精力集中,心领神会,最后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总之,生米已经下锅,严寒已经过去,热烈的反应已经开始产生。^②

讲演的成功使詹姆士精神大振,一扫长期病患带来的抑郁情绪,随后的讲演自然进展顺利。全部讲演分两段,分别在 1901 年春和 1902 年春进行。1902 年 6 月 9 日詹姆士写道:“最后一讲今天结束,——约四百听众,鸦雀无声,聚精会神,热情洋溢,直到终场。然而,一切都结束了,我是多么高兴啊!”^③

詹姆士在准备讲演稿时,已经有了出版的计划。很快,书稿付梓刊印,出版发行,并立刻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詹姆士告诉友人:

……书卖得出奇的好,因为一本只卖 3 元多。现在已经印了 10000 册。我收到许多陌生人寄来的热情洋溢的信函。评论者无一例外,都用了“不满足”这个词,以抚慰自己的良心,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对我抱以同情和赞许。^④

① 爱丽丝,詹姆士的妻子。——译者注

② 转引自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第 540 页。

③ Ralph B. Perry, *The Thought and Character of William James*, II,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35, p. 326.

④ Ralph B. Perry, *The Thought and Character of William James*, II,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35, p. 326.

《种种》的初版是 1902 年 6 月,8 月第二次印刷,有所修订,随即多次重印。据统计,第一版问世后 50 年,重印 40 次,加上其他出版社的印刷,共达 56 次,还不算国外的各种译本。^①

《种种》的第一版也是最流行的版本,由朗曼出版社出版,曾为学术界广泛运用。1985 年,哈佛大学出版社重新整理出版《种种》,将其列入哈佛版的“威廉·詹姆士著作集”第 15 卷。这一版本在文本上并无多大变化,但编者对文本做了历史考证,不仅在长文“《宗教经验种种》的文本”中详述文本的形成过程,而且增加了若干附录,将詹姆士文献档案中有关《种种》的部分草稿、笔记和书信公之于众。编者还对文本增加了一些编者注,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文本的内容。这是《种种》目前最好的学术版。不过,该书的文字印刷错误稍多。

二、《种种》的思想内容

1. 《种种》的写作意图

《种种》有一个副标题:“人性的研究”,常常为人忽略。然而,它对理解詹姆士的写作意图,深入领会文本的意义,都至关重要。詹姆士在致友人莫斯的一封信里谈及《种种》的主题,他说:

我给自己设定的问题很难:第一,捍卫(一反我的“阶级”

^① John E. Smith, “Introduction”, in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xii.

偏见)“经验”,反对将“哲学”作为世界宗教生活的支柱——我的意思指祈祷、引导,以及所有私人直接感受到的那类东西,反对对我们的命运和世界的意义持高贵的、普遍的观点;第二,使听众和读者相信我自己坚信不疑的东西,即,尽管宗教的所有特殊宣示都是荒谬的(我指它的教义和理论),然而,整个宗教生活却是人类最重要的功能。恐怕这是一个近乎不可能的任务,而且可能将失败;但是,尝试它是我的宗教行为。^①

詹姆士这里所说的第二点似乎给出了人性研究的结论:“宗教生活是人类最重要的功能。”将宗教生活与人性联系起来,或者说,从宗教生活的层面发掘人性的秘密,这正是詹姆士《种种》的目的和特点所在。

从某种意义上说,认识人性、发掘人性、揭示人性是詹姆士整个学术生涯的使命。他早年从事解剖学和生理学,试图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研究人性,结果发现这些学科仅局限于人的肉体,触及不到人的灵魂。因而,他转向心理学研究。他借助心理学手段分析意识的不同层面,发现了规定个体自我的经验之流(意识流)。然而这个时期,他的主要工作是分析意识的结构,揭示意识流的基本特征,阐释意识的各种机能,尚无暇顾及道德与宗教的层面。直至19世纪90年代,他才逐渐转向这些领域。詹姆士知道,只有超出普通心理学领域,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用于人的自由、审美、道德、宗教等各个层面,才能深入理解人性。詹姆士的《种种》将宗教生

^① James to Miss Frances R. Morse, Apr. 12, 1900, in *Letters of William James*, Vol. II, p. 127.

活与人性联系起来,正是他的学术历程的一个必然结果。

詹姆士的结论对于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的西方,是振聋发聩的呐喊。自笛卡尔创立近代哲学之后,人们愈益强调“人是理性的动物”,也就是说,从理性的角度理解人,理解人性。其结果不仅是相信理性至上,将理性看作人的本质,而且将理性规则等同于物质世界的运动规律,从而将人变成“科学”的人:“生物人”或“物质人”。拉美特利“人是机器”的论断就是这种趋势的极端代表。在他眼里,人的一切机能,包括人的灵魂,都服从物质的运动规则,与机器并无差别。固然,人有自身的特殊需求,也有满足这种需求的各种能力,但这种需求和能力都取决于他的身体结构。人的本质如此,人的其他一切生活自然应该由此出发加以考虑。所以霍尔巴赫声称,肉体人与道德人的区分显然是荒谬的。人纯粹是物质的,所谓道德人,不过是从另一角度观看而已,其物质本性并无改变。道德的命运尚且如此,更何况宗教呢?它们统统变成物质运动的副产品。詹姆士的《种种》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将宗教生活作为人生的最主要功能,应该说是对当时盛行的西方科学主义的挑战。如果套用一般定义的格式,似乎可以这样表述詹姆士的意思:人不仅是理性动物,人更是宗教动物。

应该承认,肯定宗教与人性的内在关联并不新鲜,古已有之。古希腊人在追求不朽的过程中,将人与神紧密联系起来,不断诉诸信仰和崇拜。甚至与宗教分离而诞生的哲学,也总少不了宗教的内涵。正如巴雷特评价柏拉图时所说的:“哲学是灵魂寻求拯救,这对柏拉图来说,则意味着从自然界的苦难和罪恶中解脱出来……哲学决不能放弃这些原始要求,这些要求是过去的一部分,

是永远也消失不了的。”柏拉图的哲学“充满神话和直觉因素”，到处“显露出一一种超乎他们自身的伟大启示，他们透露给世人的也正是这样一种启示”。^① 希腊人的不朽灵魂，本身就具有神性，本身就是神的见证。中世纪更是把信仰看作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信仰的核心是圣爱与博爱。人性只有在圣爱与博爱中才得以实现，人只有在信仰中才得到拯救。人与上帝的关系是施恩者与受恩者的关系，是造物主与受造物的关系。这种关系中最重要东西在于 Spirit(灵)。《创世记》2:7 说：“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灵即精神。精神既然为上帝所注入，便成为人与上帝联系的纽带。人的宗教性质十分明显。然而，詹姆士与古人不同。如果说，古希腊人仍然保留了先民敬神的遗风，中世纪人为基督教神学体制的枷锁所束缚，那么，詹姆士则生活在经过科学洗礼的时代。他的结论是对历史反思的结果，是理性深思熟虑的结果。他对丰富的宗教经验进行科学的分析，非但不排斥宗教，反而充分肯定人类的宗教本性。在詹姆士心目中，宗教与科学绝非水火不容，反而和平共处。正因为如此，他甚至试图创立一门所谓“宗教科学”。

事情就那么奇特。詹姆士用科学的方法分析宗教经验，却得出宗教乃人类本性的“非科学”的结论。事实上，解开这个谜团正是正确理解詹姆士哲学的关键一步。我们前面所引詹姆士信中的第一点似乎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线索：他说宗教的支柱是经验，并非哲学，因而他要捍卫经验，反对哲学。一般认为，这里所说的“哲学”指罗伊斯的绝对哲学。有信为证。詹姆士 1900 年 9 月写

^① 巴雷特：《非理性的人》，段德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年，第 5 页。